

宿命·罪孽·福祉

——读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我读文章总是很慢的。读到某一句话，思绪飘远，扯断、飞散，然后只有重新读才能回到文章里面。如此反复好多遍。每过一段时间，尽管读文章数目不多，但是再也读不进去些别的什么。这让我很苦恼，常常是，我读完一篇文章，别人可以读完一本书了。

于是，我用别人读一本书的时间，来读这篇文章。

（一） 死亡的节日

园子荒芜但不衰败。满园弥漫着沉静的光芒，落日下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，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的灿烂。在那里，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，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

我难以想象的是，他每天坐在园中，专心致志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。命运对他是不公的吧，不只是他，每个人都会这样想。就算他就此颓废消沉，又有谁会怨他呢。“不是你的错”，可以想象得到人们说这话的语气。在最狂妄的年纪上，忽地残废了双腿。

然而他来到了地坛。“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”，他如是说。

关于生死。“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。”

生死之间，即是怎样活的问题。而偏偏那是穷极一生也无解的问题。

然而死亡，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那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

（二）拐角的祷告

作者对于母亲的歉疚，却是从她故去后开始的。人们是不是总在失去后才会学到珍惜。好想让时光回到那个年代，作者的偏执与母亲隐忍的爱。雾罩的清晨，虫鸣的午后，鸟儿归巢的傍晚，静静冥想。有母亲陪他走过的日子，母亲离开的日子，母亲的回忆与暖爱陪伴的日子。好想让时间停在那个拐角，让他可以回头，听到母亲内心深处的祷告。好想让时光停在那些母亲在园中焦急寻找他的日子。好想看她的背影，一定美得不像话。

（三）四季的梦想

“因为这园子，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。”

四季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。作者用不同的事物来对应四季，得到了好多不同的答案。然而细读不难发现，那都是园中四季的景象，以及衍生的情感。鸽哨、蝉歌、风铃、啄木声。春花、秋月、夏日、冬雪。

“以梦呢？以梦来对应四季呢？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，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，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，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一只孤零的烟斗。”那梦境，是真实存在过的吧？那一定是他在园中思考的累了，昏昏睡去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吧。那里是他的理想国吗？简单美好的梦境，简单美好的心。

作者虽然以那个年龄的偏执，将自己禁步在这园中，但是这园子给了他宽容与抚慰。试想，如果他没有来到这里，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？

还会有那样多彩的四季吗？如果生活一直苍白乏味，没有了古怪的梦境，没有了离奇的遐想，没有了四季，那么活下去的勇气，又从何而来呢。

（四） 沉默的宽慰

一对夫妻，一个唱歌的人，一个真正的饮者，一个善良的捕鸟人，一个女工程师，一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，还有摇着轮椅的作者自己。作者猜想着他们的故事。到这园中来的人，一定是有故事的。他们到过哪里，见到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来这园中是为了什么。恐怕不止是作者，这些人也都在互相猜测吧。于是就有了无言的宽慰。

也许都有过不甚愉快的过往。也许都有想要排解积郁的时候。与这园子一样，这些鲜活的生命，宽慰着他人，也宽慰着自己。

（五） 平衡的世界

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，一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。驱车到园中，本是为了思考一篇小说的结尾，却看到那个似曾见过的少女被几个人戏耍。她的哥哥骑车来解围，望着那几个人望风而逃的背影，脸色一会儿比一会苍白。

“大树下，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，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，仿佛暗哑地响着的无数小铃铛，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，带着她无言的回家去了。”

无言是对的。又有谁能把这世界想明白呢？以前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无忧无虑的，而时隔多年，作者突然发现少女是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有什么能形容他心里的哀伤呢。

为什么这世界上总要有人承担苦难？

然而，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苦难，世界还能够存在么？

“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。”

这世界总是要有美丑善恶，来维系它的平衡。承担苦难的人，包括作者自己，都是这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。作者的文字里，总会提到上帝或佛家的一些东西，我想是因为他总要相信什么，才能完整地活下去。然而在他的心里，神明并不是精神寄托。

他说：“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。”

而我们，都是众生中的微尘。这样想，对他，对我们，都会好受一点吧。

（六） 设问的答案

要不要去死？为什么活？为什么要写作？

如果这园子里真的有一位园神，那么这场对话就是由他来提问，作者来解答。然而事实上是，作者和自己对话。像是设问句一样，提问，解答，提问，解答。

这些问题会有答案吗。得出的答案，会是准确的吗。也许那只是，他给自己的，活下去的理由呢。

“我在这园子里坐着，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：孩子，这不是别的，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。”

（七） 亘古的轮回

“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，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。”

关于地坛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。不是忘记了而是无法言说。人类

总是悲哀渺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宇宙中，改变不了什么，也无法获得自由。然而，按着照片找到那棵老柏树的时候，在黑暗中听到寂寥的唢呐声的时候，总有一瞬间人们会想通些什么。在寥寥星光下，那声音响在过去，响在未来，回旋飘转亘古不散。

太阳每一刻都是落日也是朝阳。收尽苍凉余照的同时，又铺满一地朝晖。人总要一步一步走回来时的地方，那时也总会有人来到这里，经历一切，琢磨那些被其他人思考过千万遍的问题。

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，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。

“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冶炼为永恒。这欲望有怎样一个
人间的姓名，大可忽略不计。”